

往事如昨

少年戏迷看京剧

孙景璞

少年戏迷说的是我和小祥叔。小祥叔和我同岁，还与我有相同的乳名，只是他辈分大，我得叫他叔。

小祥叔家中农，家境比我强，他也是独生子。我俩一起上小学，他比较内向，不大爱说话。他也爱看京剧，在这一点上我俩是相同的。

我爱看京剧是受母亲的熏陶。我母亲虽然是个旧社会的小脚女人，没上过学，但是她爱看京剧、爱听鼓书，还能记住戏里的人物、唱词，并以此为契机，能看懂一些白话历史小说，如《大八义》《小八义》《施公案》《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当然有许多字、词她是不认得的，但故事梗概、人物关系，她可明白。她记性好，常常用戏里的词语或语言来讲故事给妯娌们听。妯娌们也爱和她一起做活，顺便听她讲故事。我常听她讲故事，常跟她去看戏，久而久之，我就喜欢上了京剧。

在那个年代，县里还没有专业的京剧团，但是群众自娱自乐能演出京剧的村子不少，而且这些村的京剧演出都有多年的传承，人才辈出，行当齐全，前后台都有，还有服装道具。每年春节、庙会，或者重大庆典活动，必有京剧演出，人们称之为“野台子戏”。“野台子”京剧为什么会在农村中如此活跃呢？一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国粹，是传统文化，根深叶茂，传承性强；二是农村是藏龙卧虎之地，人才济济，既有土生土长的京剧爱好者，还有从外地回来的票友；三是群众自娱自乐的积极性高。辛勤劳作一年，难得有个冬闲季节，调节一下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一下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义务演出，乐此不疲。

我记得，当年我们村附近能演出京剧的村有：西大原、朱旺、草坡、曹部庄、后苏、石柱栏于家等。这些村每年冬闲季节都进行排练，春节期间到各村义务演出，很有影响力。

我们村有的年份也演出过京剧，主要是从东北回来的票友们排练演出的，主要演员有老生王政邦、青衣王永顺（男）、丑角王政良，曾演出过《打渔杀家》《女起解》《扫松下书》《八月十五杀鞑子》等剧目。演武生的王政吉会武术，舞的是真刀真枪，他的表演总会赢得一片掌声。鼓师是邓守德、王琴五，大锣有孙兴祥，大钹有孙益祥，胡琴有孙德昌、邓守俭等。我们胡同不爱说话的益昌叔，还在《打渔杀家》中饰演过“卷毛虎”倪荣，只有两三句台词，也算过了一下戏瘾。事后我问益昌叔：“你在台上不紧张吗？”他说：“第一次上台有点紧张，以后就自然了。”我又问他：“你那个脸谱是自己画的吗？”他说：“不是，那是姚老师帮我勾的。”我才知道，原来一台京剧，前后台还有许多服务人员呢！

看过村里的京剧，我问小祥叔：“你喜欢哪个演员？”他说喜欢丑角王政良：“演得真像。”他问我喜欢谁，我说：“我喜欢王永顺，男人演女人太难了。”

我们村在南街中部有一个“官场”——实际上是许多人家的打麦场连在一起的广场。每年春节，人们在这里搭起台子，先是木板，后来是土台，所有演出都在这里进行。村中有个杂货铺“德盛和”，门外有个小黑板，上面写着“今晚××村来演戏”，人们就传开了。小孩子们吃过午饭，就拿着小板凳到台前去占位置。后来此消息又被供销社传递一遍。这也是当年农村戏剧演出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西大原村的京剧比较有名气。一是村子大，人才多，经济条件好；二是历史久，有

传统。该村剧团每年春节期间都到外村去演出。我看过他们演的《辕门射戟》《武家坡》《大登殿》。老生是罐匠（做提水用的木罐）张密云，花脸是磨匠（磨磨）张参云，小生是滕得喜，青衣是满玉德，丑角是卖猪肉的修文章，外号“结巴呆”。底包修鹤亭，什么角色都能演。1952年至1955年，我曾在该村完小教过学，经常看他们的演出，印象更深了。张密云的老生，吐字清，喷口好，很有韵味。张参云演的《芦花荡》中的张飞，赤膊上阵，有功架、有杀气。修文章演的《大登殿》中的魏虎也很滑稽可笑。他用一根长绳，一头系上一个七品芝麻官的帽壳，意为“流星锤”，舞动起来，专向台下吓唬小孩子。小孩子们直后退，生怕被它打着。这些表演，似乎不讲究、不规范，但是，这就是“野台子戏”的“野味”，有乡土气息，群众爱看。

西大原村在“文革”中还演出过样板戏《红灯记》。滕绍忠饰李玉和，张世花饰李奶奶，修芝花饰铁梅，我的学生张贤云饰鸠山，张国良是鼓师，真可谓人才辈出啊！

曹格庄的京剧也有一定的历史，每逢歌山庙会、王门庙会，都有演出。春节期间在村中能连演三天。我曾和小祥叔步行5公里路去看他们的戏。我印象深的是他们的武戏，有《潞安州》《刀劈三关》《独木关》《白马坡》《界牌关》等，剧中的英雄人物陆登的宁死不屈、薛礼的带兵作战、罗通受伤后掖着肠子连续作战的牺牲精神，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年龄小，对整个剧情并不完全了解，但是正反面人物还是分得清的。一个小山村，能演这么多武打戏，十分难得。

回来的路上，小祥叔问我喜欢哪出戏。我说：“我喜欢《独木关》，那薛礼真是好样的，他疼得那么厉害，还能打胜仗。”我问小祥叔：“这么多武将，你喜欢谁？”他说他喜欢关羽：“颜良那么能打，关羽一出马，很容易地就把他杀了。”我也有同感，关羽的确是一员好将。

我和小祥叔还到柳林头村庙会上去看草坡村和朱旺村演出的《甘露寺》《失空斩》等。虽然路远一点，但是我俩还是轻松地愉快地跑了一个来回。

石柱栏于家村也曾到我村演出过《凤还巢》。该村演员于氏三兄弟很强势，老大于桂春演老生，老二和老三一个演青衣，一个拉京胡。丑角演员饰演的朱千岁，化妆很新奇，他把后脑瓜连脖子勾画出一个丑脸谱，成了“两面人”，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事后，村里的小孩子也用纸画出一个丑脸，插在脖子后的衣领上，模仿他的滑稽动作。巧得很，后来我在平里店教学时，曾见过于桂春老师，说起他们村演戏的事来，他仍然兴致很高，很有自豪感。

无独有偶，我教学的西北障村也有一台京剧很有水平，前后台人才济济。有人曾在当年的潍坊京剧团、掖县京剧团当过主要武生演员。我校男老师李春圃先生是村剧团的主演老生，嗓子好，吐字清。每年秋假期间，全县中小学教师在县城集中开会学习期间，曾组织京剧晚会，李老师在《法门寺》中饰郿坞县县令赵廉，一上场的唱腔“郿坞县在马上心惊胆怕”，清脆响亮，赢得满堂彩。学校的高小毕业生，后来也有许多人学会了演京剧，主演青衣的王芝芳就是其中的代表。

我参加工作后，回家住的时间不多，很少见到小祥叔，不知他是否仍然爱看京剧。后来听说，他在村里入了党，而且还干过村党支部委员。我很高兴，我想他的这个进步与成长，是不是得益于从小爱看京剧呢？

草绿色的回忆

潘云强

我当兵的第二年，即1969年的一天，突然接到一封女孩的来信。信第一句话是：亲爱的叔叔。

家中只我一个男孩，何来侄女？开始我确实有点蒙，看下去，方才知道这是在大连的堂哥女儿的来信。尽管她之前从未与我见过面，也未曾有过任何只言片语的书信交流，但初中毕业的她信写得却直截了当：她要上山下乡了，喜欢草绿色的军装，她班女生都有，让我这个当兵的小叔也给弄一套。

那时，战士的服装无论单衣或罩衣，每年只有一套。我刚当兵第二年，有两套单衣、两套罩衣，平日在身上换洗着穿，根本没有多余的衣服。她的这封看似平常的信，却切切实实“将了我一军”。怎么办？给她吗？那我就没有衣服穿了。拒绝她吗？小姑娘家家的，开一次口不容易，如果如此处理，不但显得我无能，也有失我这个“年龄不大在辈上”小叔的尊严。可我毕竟才蜕了“新兵蛋子”皮。那些天，我像中了邪似的，满脑子都是这档子事，也迟迟无法给她复信。

正在此时，所长说王副参谋长的收音机坏了，让我去看一下。那时还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清一色都是电子管的。我发现是一个管子坏了，换一个便好了。王副参谋长是烟台人，乡音很重，又瘦又矮的他，还是个健谈、和蔼可亲的老头儿。我依仗着与他是老乡，便鼓起勇气，将此事告诉了他。那时，部队的枪械要定期保养，而擦拭枪炮的布都是收缴上来的官兵们穿旧的衣服。有的人仔细，特别是机关人员，他们交的以旧换新的衣服有的还挺新。接下来，剧情发展出奇地顺利，王副参谋长让后勤部给我找了一套七八成新的旧衣服。我像得到了宝贝，生怕耽误了，第二天便将那套军服寄了出去，身上也如同搬走了一块大石头，顿时轻松起来。

军被也是草绿色的。不同地域的兵叫法亦不同，山东兵通常叫棉被，北京叫被窝，湖南则称盖物。说老实话，在朔风怒吼的冬夜，特别在没有暖气、有时连煤炉子也没有的屋子里，加上士兵们频繁如厕、上下岗，外出进里，导致屋子透风撒气，只有一层薄薄棉花的军被御寒能力很差。

军被还有培养官兵内务纪律的作用。部队的被子可不是每天早上一掀就得了，而是要整整齐齐地叠好，而且要叠得有棱有角，像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可不要小看这种形式，这对军人素质的养成很重要，是一个普通青年迅速转变成合格军人必需的一课。

军被也能增强官兵的战备观念。紧急集合时，除了枪，军被就是战士的行囊。被子要用背包带捆起来，背到双肩。连里有个猪倌叫张传泉，以前每次紧急集合，他都拖连

队后腿。小伙子心气高，不服输，空闲时就猛练打背包技术，后来在多次紧急集合中夺得第一名。

军被还可以当座椅与板凳。据说这一传统在红军成立之初就有了。那时，无论我们在哪里驻防，也无论五冬六夏，只要开会，包括每月看一场电影，为适应战时需求，一般都不去礼堂，大多在操场进行。而官兵们坐的正是背包，这也是部队的一道独特景观。

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部队在孟良崮拉练期间，听原济南军区中将副司令杨国夫给我们作孟良崮战役报告。那天，我们先登上崮顶，听讲解员介绍了昔日战场的概况。由于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整个山崮，包括草木及树枝上都落满了雪，天地一片肃杀之气。听报告的官兵来自不同番号的部队有上万人之多，大家将军被折叠好的背包整齐地放在山脚下那些尚未消融的残雪之上，静静地坐着。杨副司令曾参加过莱芜、孟良崮、济南等战役，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他用亲身经历对当年的战役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的话通过扩音器，与掠过高山峡谷、吹得松枝呜咽作响的山风混合在一起，高亢而又壮怀激烈。

三

我们连的炊事班长姓宋，是1965年的兵，他来自诸城一个贫穷的山村。老宋是一名党员，担任勤杂人员的党小组长。

老宋有几个特点。首先他性格耿直。连里四位领导都在他管辖的党小组，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党小组会上激烈批评战士踏坏青苗、而连长并未及时给群众赔偿的问题。副连长的父亲是位军级领导，他从军区挂职下放到我连担任副连长。但在一次小组会上，老宋批评副连长不深入群众，不但上纲上线，且语气严厉，不留情面。老宋的党性原则和斗争精神可以说是“杠杠的”。老宋还有个“抠”的特点。他心里仿佛住着一个吝啬的小人儿，不说别的，他的牙刷几乎成了光板，没几根毛了，仍不舍得扔。他的衣服破旧程度用一句“老鼠放屁——毗猫（毛）”的歇后语形容较为恰当。军衣往往被他穿得秃颜掉色，依旧穿。那时部队一年发一双草绿色的解放鞋，但他脚上穿的鞋全是窟窿眼匠，没一双囫圇的。有人挖苦他影响军容，他不以为然。

那时，部队每年冬天都要进行拉练，我们拉练大多到沂蒙山。彼时沂蒙山区群众生活并不富裕。碰到宿营在贫穷的村子时，部队领导都会拿出粮食等一些物资对群众进行帮助。让我钦佩的是，家庭负担又重、又“抠”的老宋，数次将自己节省下来的军服和军鞋无偿地送给了老乡。此时他的善良大方之举，也让我明白，人性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更丰富多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与部队有关的物品大多为草绿色，故我将这些部队往事称为草绿色的回忆。